

真福

柯蒂美·澤德修士

BROTHER ARTEMIDE ZATTI

(1880-1851)

可敬者西滿·斯魯(Simon Sruji)是傑出的慈幼會輔理修士，透過勞累的雜役工作聖化自己、拯救人靈，已在天上陪伴耶穌。鮑思高神父認為，柯蒂美·澤德是另一位出色的輔理修士。他終其一生，在醫院無私地服務貧苦者，藉此成為「聖人」。

早年生活

1880 年 10 月 12 日，柯蒂美生於意大利南部瑞吉歐(Reggio Emilia)波樂托(Boretto)一個貧窮家庭，年少時並不認識鮑思高神父，但日後將在阿根廷被稱為「貧苦者的鮑思高」。柯蒂美像鮑思高神父一樣，年紀小小已開始工作，4 歲便下田幹活，9 歲受僱當農場工人，每年只賺得 25 里拉。他每天凌晨三時起床，進食少量玉米粥，肚子還未填飽，便到農田工作。他一直當農場工人至 16 歲，營養不良，瘦弱憔悴。當地有許多柯蒂美這類工人，約在 20 歲便死於瘧疾、糙皮病¹或肺結核。然而，天主對柯蒂美有另一個計劃。

1. 譯按：pellagra，主要因缺乏菸鹼酸(nicotinic acid)而引起的營養性疾病。

遷居阿根廷

澤德的父母希望改善生計，有意移居南美洲。他們有些親戚已從波樂托移居至阿根廷布蘭卡港(Bahia Blanca)。他們的來信非常鼓舞：「只要努力工作，在這裡不難賺取體面的生活。」相反，意大利的農業出現危機，沒有其他工作機會，平民生活非常艱苦。當時許多意大利人移民美洲，澤德的父母也在 1897 年帶著八個子女啟程到布蘭卡港。柯蒂美當時 17 歲，他的叔叔協助父親在市集開了一個小貨攤，他則在旅館找到工作，但他不喜歡那裡的氣氛，數天後轉職當造磚工人。

貝爾納的備修生

澤德一家移居至阿根廷前 22 年，慈幼會會士已於 1890 年在布蘭卡港設立會院，柯蒂美一家就住在會院附近。年少的柯蒂美善用閒暇，在聖堂協助本堂嘉祿·賈華利神父(Fr. Charles Cavalli)，亦陪伴他探訪病人。神父讓他讀鮑思高神父的傳記，他看得津津有味，亦開始思考：「何不當慈幼會會士？」他起初只

是想想而已，但很快開始認真考慮此事，甚至與父親商量。父親說：「你長大了，可自行決定。若你感到天主召叫你，儘管去吧，但事前應考慮清楚。」1900年，柯蒂美的母親帶他到布宜諾斯艾利斯(Buenos Aires)附近的貝爾納(Bernal)慈幼會備修院見院長。她對院長說：「神父，這是我的兒子。他是個好孩子，我相信他一定會聽命。如果他不聽話，儘管責罰他吧。」

柯蒂美十年前在意大利只讀到四年級。現在他已 20 歲，要重拾學業並不容易，但他發揮堅強意志，努力讀書。

在越瑪養病

當時有個患上肺結核的年青慈幼會會士到貝爾納，澤德負責照顧他。這個會士在 1902 年病逝後不久，柯蒂美便開始有咳嗽症狀。當時他只有 22 歲，醫生確認他肺部受感染。在那個時代，改變環境是治療這類病症的常用方法，因此修院安排他到安第斯山脈休養。他先乘火車到 700 公里以外的布蘭卡港。當地的本堂神父與貝爾納的會士商量後，決定把養病地點由安第斯山脈改為越瑪的慈幼會會院，期望他可在專家醫生和母佑會修女的照顧下痊癒。柯蒂美在 1902 年 3 月抵達越瑪。他寫信給母親說：「我在這裡很快樂。長上和善，夥伴歡愉。他們幾乎全是意大利人。媽媽，別擔心我，賈勞里(Evasio Garrone)『醫生』(神父)向我保證，我必會在一個月內康復。」

聖母治癒澤德

越瑪是 1889 年開發的前線傳教地區，附近沒有任何基本醫療設施。當地的工人、軍人及貧窮的原居民患病時，只能自生自滅。年青的賈勞里神父曾是意大利軍隊的看護，因此賈烈勞蒙席派他為當地人士提供醫療援助。可是，神父發現，他未能為門診病人提供足夠協助，因此他與院長請求主教說：「我們需要一座醫院。」主教與同伴啟航離開熱那亞到越瑪前，鮑思高神父對他們說：「應特別照顧病人、青年、長者和貧苦者，這樣你們便可獲得天主的降福，別人也會善待你們。」因此他答說：「是的，必須開設醫院。」他們把一個馬廄清潔消毒，修女在馬廄四周灑香水，闢除臭味。如此，一座簡陋的醫院和藥房準備就緒了。

當地人稱賈勞里為「醫生」，病了便找他診治。1902 年 3 月，備修生柯蒂美來到這座慈幼會醫院，由賈勞里「醫生」照顧。賈勞里對這個患病青年說：「若你答應為這座醫院的病人獻出一生，我就以聖母進教之佑的名義承諾，你必會痊癒！」他們如此協定了。柯蒂美逐漸好轉過來，並在這裡度過餘生，幫助其他病人。

發願加入慈幼會，負責管理醫院

1908年1月11日，柯蒂美在慈幼會宣發服從、神貧及貞潔永願。他完成初學培育後，明白必須履行他對醫院院長許下的諾言。因此，這位天主忠僕與長上商議後，決定放下學業，以慈幼會修士的身份，獻身服務這座醫院的病人。他成為賈勞里神父的得力助手，協助他管理醫院和藥房。雖然工作簡單，可惜好景不常。

1911年1月8日，賈勞里神父突然身故，柯蒂美須接替他，獨力管理「聖若瑟」醫院和「聖方濟」藥房。他負責組織和經營醫院和藥房，更要到處籌集資金，因為大部分病人都身無分文，只要少數病人按其經濟能力酌量支付診金。為免觸犯法律，澤德委任一位合資格醫生為註冊醫生，但他才是真正的醫生和看護，亦要處理各種事務。他督導醫院、支薪給職員、擬寫合約、為病人買牛奶和蔬菜、監督廚房和清潔工作；人手不足時，更要自行動手清潔。他不懂藥理，只曾在住院期間透過觀察護士的工作而學得少量實用知識。然而，他擁有慈善撒瑪黎雅人的心腸，全心全意照顧病人，藉此完全獻身上主。

柯蒂美的日常生活大致如下：凌晨四時三十分起床，祈禱默想及參加感恩祭後，探訪醫院各部門，然後趕到食堂喝杯咖啡。接著，他騎腳踏車到鎮內各家探訪病人，午飯後便與正在康復的病人玩室外滾球。下午二時正，他再騎腳踏車繼續探病，然後回來吃茶點，再探訪住院病人，或在醫院處理雜務，或在藥房工作，直至八時正。晚飯後，他探訪病情較嚴重的病人。晚上十一時，閱讀醫學或神修書籍。即使在深夜，他也候命應付急症。如果有人因夜半請他出診而向他道歉，他總是答說：「我的責任是來這裡，而你的責任就是召我過來。」除了臨終41天臥病在床外，他這樣子生活了接近半個世紀。醫院深受當地人士重視，在1915年已有189名住院病人。

身陷牢獄，趁機小休

澤德的醫院接收了一個國家監獄送來的患病囚犯，本應由警察自行看管，但犯人在晚上逃脫，越瑪的反教權組織便趁機指控醫院管理層疏忽，更囚禁澤德。警察拘捕澤德時，大家都不敢相信。慈幼會會士、醫院護士、康復中的病人、他在市內的朋友、學校青年等列隊遊行至監獄，青年更高舉學校橫額、高聲呼喊，搏取途人注意。他們一起探望這位「醫生」和朋友。事實上，許多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，有人稱他為「柯蒂米洛」、「柯甸西奧」或「阿克米德」，或把他的姓氏喚作「澤堤斯」、「薩堤斯」，甚至「唐澤德」！

三天後，澤德出庭應訊，街道場面感人。人們湧到街上，看著警察用槍押送「犯人」。澤德卻顯得很平安，手持唸珠，微笑祈禱。他給押返監獄時，這個戲劇場面再度出現，而且聚集人數更多。監禁五天後，他凱旋回歸醫院，還開玩笑說：「反正我極需要休息呢！」

籌集資金，態度率直

人們常說：「澤德修士施行奇蹟。他身無分文，卻能夠推行醫院的慈善工作。」澤德最感困難的，就是籌募醫院的日常經費，建造新醫院大樓等特殊資金更難以籌集。他經常披上白袍，騎著腳踏車，四處乞求經費。他非常相信耶穌的話：「你們求，必要給你們；你們找，必要找著；你們敲，必要給你們開，因為凡是求的，就必得到；找的，就必找到；敲的，就必給他開。」(瑪 7:7-8)他常說：「我不祈求上主賜我金錢，只求祂告訴我錢在哪裡，我會自己去取！」不論貧富、男女老少，都信賴這位當醫生的慈幼會修士，而他則信賴上主。管理一座沒有收入的醫院並非易事。病人大多是窮人，只能支付少量診金，有些甚至沒有能力支付任何費用。澤德修士經常負債，騎腳踏車向鎮內少數富裕人士乞求經費。他如此請求說：「伯多祿先生，借 5000 比索給主行嗎？」對方吃驚地問：「借給主？可以，主不是說，凡我們對患病的兄弟中所做的，就是對他做的嗎？借錢給主是一盤好生意！」

不久，國家銀行在越瑪開設分部，澤德亦在那裡開設賬戶，賬戶號碼為 226。這位天主忠僕曾到銀行借貸，但銀行職員要求他以資產作抵押，他必須列出所有動產和不動產。這位天主忠僕即時說出他所有資產：「我的財富就是醫院裡的 40 個貧窮病人。」有些病人確是「不動」的，須由看護照顧起居飲食。修士以其資產作擔保後，終於取得貸款。他返回醫院，興高采烈地說：「銀行也接納病人啊！」

獲貧富人士相助

有些人瞭解澤德修士推行的慈善工作後，都盡力幫助他。他逝世後，遺下的文件包括各階層人士寄來的信件。有個貧農給他寄來 2 比索，感謝澤德讓他免費住院。國家第一夫人（總統夫人）也來信表揚他，隨函附上一張 5000 比索的支票；澤德立即提取銀行賬戶的全部結餘，並把支票兌現。他的財政總是赤字，負債日增，以致銀行經理終於召見他，要他立即清還債務，否則就要提出訴訟接管他的醫院。澤德沒有錢，只有一身債務。他不知如何是好，在銀行經理前啜泣起來。有個銀行職員同情他的處境，致電給主教。主教知道後，立即答應為他還債，並致電給副主教，問他說：

「有人從銀行致電給我說，澤德修士無法償還一筆巨債，在銀行裡哭起來，你有錢嗎？」

「我有些錢，是下期教區刊物的經費。」

「拿到銀行去幫幫澤德修士吧。」

這位好修士咕囔說：「銀行不借錢給主，錯在他們，不在我！」

「別擔心，我會用友愛的熔爐淨化它。愛德的火燄可淨化一切。」

澤德的經濟論

這位天主忠僕的經濟理論十分奇特，經濟學教授未必認同，但天主應感到非常合理。他的經濟理論可概述為：「當金錢積聚，而不在所有人之間流通，就會產生危機。天主為所有人創造財富，可是世人阻截財富流通，以致有貧富之分。倘若貧者知足常樂，富者善用財帛、賙濟窮人，則國泰民安。錢財應該流通，輾轉相傳，使眾人也能獲益。」

多次有人告訴他，醫院賬目應採用複式記賬法，但他總是回答說：「我已在用此法，就是右衣袋放錢，左衣袋放未付款的賬單。還有必要使用其他複式記賬法嗎？」

柯蒂美推行醫院服務之初，便已發現舊醫院大樓已殘破不堪，因此熱切渴望為貧苦病人建造新大樓。1913年，新大樓奠基，最初只建造底層，計劃在日後籌得資金後才加建其他各層，因此地基及牆身特別堅固，以便獲得資金後足以支撐加建的第二層，甚至第三層。

關愛貧苦者

一天，他到鎮上籌募資金，遇見一個急需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窮人，但沒有旅費。澤德逐一搜索自己的衣袋，先找到一張紙幣，然後再翻出幾個硬幣，直到湊夠所需的旅費為止。這個窮人非常高興。稍後，澤德碰上另一個人捐錢給他。澤德數數捐款，金額相當於他給窮人的旅費，還多出5比索。他說：「那是天主額外打賞的小費！」他探望貧窮的病人時，也會在藥物旁邊放些錢。

澤德曾用500比索為醫院購入一個新的消毒器，他很喜歡這件新添置的器材。可是，才買回來不久，有個粗心大意的工人忘記為消毒器的水缸添水，以致整個消毒器燒毀了。大家都以為澤德會開除這個小子，但澤德甚至沒有責罵他，只說：「天主把它賜給我們，然後把它收回。願祂的名受讚美！」這位天主忠僕即使面困難和痛苦，也是泰然自若。

對待病人溫良和善

澤德是個親切稱職的看護。有個與他生活多年的醫生說：「澤德修士懂得照顧病人和為他們配藥，而他本身也是一帖良藥，因為他的臨在確有療效。他以自己的臨在、聲音、笑話和歌曲醫治病人。」

這位天主忠僕甚至努力滿足病人最微不足道的願望。他有時問他們說：「你想吃甚麼？」然後便到市場買回來，因為他明白為某些病人來說，這可能是他們

在世的最後願望。如果病房滿了，這位慈善的撒瑪黎雅人便把病人帶到自己的睡房，讓病人睡在自己的床上，而他則到路邊露宿。

澤德特別照顧那些因患病而感到羞愧的人，親自照顧他們。有些患有毒瘤和流濃傷口的病人不讓別人清洗或治理傷口，但他也願意照料他們。有人問澤德：「澤德修士，你不怕細菌嗎？」他答說：「完全不怕；我體內也有細菌，會吞併入侵者。」

除了醫學知識，柯蒂美也瞭解人心。他常說：「藥物是有用的，但如果身體對藥物沒有反應，醫生也無法行奇蹟。」聖母進教之佑孝女會的修院有一群臨終的老婦，澤德是她們的醫生。他有不開藥給她們，而是用糖和水給她們喝。她們懷著信德服下糖水，非常高興。翌日早上，有個老婦感謝這位仁慈的看護說：「澤德修士，你的藥真有效，我好多了。」

睡房暫作殮房

一晚，有個病人在醫院病逝，屍體必須移走。澤德修士把屍體放在肩上，抬到殮房去，但殮房滿了，他便把屍體帶到自己的睡房，放在床上。翌日，有人問他：「澤德修士，你昨晚不怕嗎？」修士答說：「怕甚麼？我倆都在睡覺……可怕的是活人，不是死人。死人甚至不會打鼾呢。」曾經有個病人在他房裡，整夜鼾聲如雷，使他無法入睡。澤德修士開玩笑說：「他會打鼾，我真高興……我肯定他還活著！」

醫院的伯多祿醫生(Dr. Pietrafrancia)突然病倒，給帶到修士的房間後，很快便斷氣了。

使醫生及病人更接近天主

柯蒂美開藥給病人時，亦嘗試使病人更接近天主。在越瑪當司機的康廷(Nazario Contin)患了傷寒症，修士在康廷家裡照顧他兩個月。修士臨走時，康廷問道：

「修士，我欠你多少錢？」

「你打算付我多少錢？沒有錢嗎？」

「不，我應該付點錢的。」

「那麼，去辦告解和領聖體吧，這樣便可銷賬了！」

一次，澤德協助醫生動手術，但進了手術室後忘了關門。醫生高聲說：「澤德！看在天主份上，關好門吧！」澤德立即把門關上。手術結束後，他說：「醫生，若非我忘了關門，你也不會呼求天主的名啊！」另一次，澤德用一支彎曲的針筒，無法為病人注射。有個醫生責備他說：「澤德修士，你拿的針彎成這個樣子，怎能注射啊！」澤德答說：「奔流的溪水不是更彎曲嗎？」

曾有個非常貧窮的病人身披破布來到醫院。這位天主忠僕照顧他，病人很快便完全康復了。可是，他只有抵達醫院時身穿的骯髒破布，無法離開醫院。澤德修士到附近一個家庭問：「你們有衣服借給耶穌嗎？」他們給澤德一些頗為破舊的衣服，但他說：「你們沒有更好的嗎？要給上主最好的啊。」另一次，有個癱腿的印第安老婦來到醫院，柯蒂美對看護說：「修女，為耶穌準備床鋪吧。」有個身穿破布的小孩到醫院，這位天主忠僕請負責的修女說：「修女，你有沒有熱湯和衣服給十歲的耶穌？」

醫院有個不信主的醫生。他曾說：「我必須承認，在澤德面前，我的看法開始動搖。如果世上有聖人，澤德肯定是其中之一。我有時拿著手術刀工作時，遇上手持唸珠的澤德，感到整個地方充滿超性氣氛。」

澤德修士多次到某病人的家探訪。病人不認識他的「醫生」，但修士親切及不計報酬地善待他，使他非常感動。修士最後一天探病時，病人對他說：「先生，感謝你所作的一切。我衷心祝福澤德太太，雖然我沒有榮幸認識她。」這位慈幼會輔理修士答說：「我也沒有這榮幸啊！」然後便騎著腳單車疾馳而去。

重新學習

有個合格藥劑師在醫院門口開設藥店。根據法律，醫院藥房必須關閉，因為他們沒有合格藥劑師。可是，澤德知道藥店老闆必會索取高價，還要所有顧客付現金。那麼，窮人便無法得到藥物了。因此，儘管柯蒂美年青不再，但他連夜苦讀，準備參加藥理學考試。他到拉布拉他(La Plata)應考，順利獲取文憑，得以重開藥房，繼續服務貧苦者。其後，他也通過了護理學考試。

前往意大利參加鮑思高神父封聖典禮

會省決定派出一個神父和一個修士到羅馬，代表會士出席鮑思高神父的封聖典禮。澤德作為輔理修士，當然被選為代表。他沒有體面的服裝，又不想為自己花錢，因此向醫生借西裝，並使用某個臨終傳教士的公事包，所戴的帽子則屬於一個已在 1907 年逝世的人。澤德一家在 1897 年移居阿根廷，柯蒂美終於在 37 年後重返意大利。除了參加封聖慶祝活動外，他也探訪羅馬其他地方，包括到杜林探訪長上，並到家鄉波樂托。他返回越瑪是當地的盛事，大家看見「醫生」回來都很高興，所有能下床的病人都在醫院大門列隊，一見修士進來，便喝彩歡呼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。在這個興奮時刻，有個終生失聰、口齒不清的病人亦嘗試竭盡全力歡呼，她指著來賓，竟能夠說出：「.....阿德！」她幾乎可說出澤德的名字。澤德交還西裝和公事包後，披上白袍，繼續在醫院工作。

臨終數年

長上給他一輛二手車，但他只給醫生使用，自己仍然騎他的舊腳踏車。有人知道修士不想用車，便建議他說：「在腳踏車裝個小馬達吧。」他還是回答：「不必了。」他說：「如果我需要馬達，就是說我沒有能力為病人注射和照顧病人。」他繼續騎著性能良好的腳踏車四處募捐。有人不明白為何柯蒂美多年來熱誠不減，還幹了很多事。答案在於他的虔誠。即使工作繁重，他也準時實踐敬禮神工、默想祈禱、閱讀羅德格(Rodriguez)的神修著作等，而且每週辦告解。

澤德作出許多犧牲，終於在 1913 年興建新醫院。1922 年，他建造更多大堂，並在 1933 年加建女病人專用的新翼。1941 年，為興建新越瑪教區的主教府，整幢醫院大樓須拆卸。修士很悲傷，盡力爭取保留醫院，但沒有成功，醫院如期給拆毀。這位天主忠僕飲泣祈禱，順從天主的旨意。慈幼會把城外的農業學校分配給澤德的病人。雖然澤德最終也要搬遷，因而感到洩氣，但他繼續工作，熱誠如昔。他對身邊的人說：「看這些卷心菜，要經過移植才會長得好。醫院也是一樣。」幾經辛苦後，醫院回復昔日的熱鬧，澤德甚至考慮在越瑪其他地區開設分院。

病逝

1950 年 7 月 19 日，醫院頂樓的水缸損壞，須即時修理。儘管下著雨，年屆 70 的天主忠僕仍攀上梯子修理水缸，但失足跌下來，頭部和身體也嚴重受傷。修士為免別人擔憂，勉強地說：「沒事的。」但他知道事實並非如此。

然而，一個月後，澤德修士已可再騎腳踏車，重拾工作，在 8 月已可重投團體生活。可是，不久以後，他再臥病在床，年邁的身軀無法支撐下去。他發現左腹長期感到痛楚，憑他的醫學知識，他知道自己病得很嚴重。他說：「只不過是胰腺瘤，別驚慌，這是無藥可救的。」他要求領受病人傅油，並重新宣發領洗許諾和修道聖願。有人問他：「你覺得怎樣？」他答道：「在上升。」然後仰頭看天。1951 年 3 月 15 日，澤德修士與世長辭。內格羅河(Rio Negro)兩岸的人都來參加葬禮。柯蒂美·澤德的送殯行列人數眾多，是當地前所未有的。政府為向他致敬，把總部區內一條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，並在越瑪的當眼地點豎立紀念碑，永遠紀念他。

光榮列品

他的列品程序在 1980 年 3 月 23 日展開，在 1984 年 12 月 14 日順利結束。1997 年 7 月 7 日，他榮列可敬品。

2001 年 5 月 2 日出版的《羅馬觀察報》(英文版)除了刊登 2001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二在教宗見證下頒布的 26 項法令，亦報導說：「因著天主可敬忠僕柯蒂美·

澤德的轉禱，發生了一個奇蹟。這位慈幼會的發願修士在 1880 年 10 月 12 日生於意大利波樂托，並在 1951 年 3 月 15 日於阿根廷越瑪辭世。」

2002 年 4 月 14 日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告他榮列真福。

重要日期

真福柯蒂美·澤德

1880 年	生於意大利南部波樂托
1897 年	與父母移居阿根廷
1900 年	到布宜諾斯艾利斯附近的貝爾納加入慈幼會備修院
1908 年	宣發修道聖願
1911 年	負責管理越瑪醫院
1912 年	興建新醫院
1922 年及 1933 年	加建醫院新翼
1941 年	醫院遷址
1950 年	失足墮下梯子
1951 年	與世長辭（3 月 15 日）
1980 年	展開真福列品程序
1997 年	榮列可敬品
2002 年	榮列真福品（4 月 12 日）